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七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六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左傳二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宣元年

集解曰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正義曰劉炫云
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
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
樾謹按二說皆非也以文義求之皆者皆魯齊也蓋先受魯
賂許爲討齊又受齊賂而不討故曰皆取賂

華元爲植

二年

集解曰植將主也

櫛謹按植當讀爲職職主也爲職卽爲主故杜以將主釋之
職從戠聲與直聲相近凡從戠從直之字古每相通宣十五
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儀禮鄉射禮記薦脯用
邊五職鄭注曰今文職或作植考工記弓人注曰櫛脂膏臚
敗之臚竝其證也

于思于思

集解曰于思多鬢之貌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

櫛謹按二說皆以意言之無他證也思字疑助語辭禮記中
庸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曰思皆聲之助是
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猶韓退之文所謂于于然來耳語助
之詞卽以爲韻三百篇中亦往往有之關雎篇正義所謂卽

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也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
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乎與都蓋亦韻也

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集解曰爲置用邑以爲公族大夫

樾謹按杜不解爲字之義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爲猶與
也爲之田言與之田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
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是其證也襄二十三年傳齊侯
將爲臧紇田義與此同

使疾其民

六年

集解曰驕則數戰爲民所疾

樾謹按爲民所疾不得言疾其民疾猶病也疾其民猶言病

其民也疾病連文則義有別論語子疾病是也散文則亦可通國語晉語吾不幸有疾韋昭注曰疾病也易象上傳出入无疾王弼注曰疾猶病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

集解曰二子鄭大夫

惠氏棟補注曰王子疑非鄭大夫

櫟謹按襄八年鄭有王子伯駢見于傳則惠氏所疑偶不照耳惟以本傳而言則此王子伯廖實爲楚大夫蓋此傳本與上文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連屬爲一楚與鄭成故其大夫交相見因而鄭公子曼滿得與楚王子伯廖語也王子伯廖不繫於楚者蒙上楚人伐鄭而省耳不然曼滿見殺不在是年

左氏何爲橫發此傳乎

晉胥克有蠱疾

八年

集解曰惑以喪志

樾謹按此與昭元年傳所謂疾如蠱者不同蠱當讀爲痼痼久病也說文作疒從疒古聲與蠱同音故得通用疒疾之爲蠱疾猶故事之爲蠱事尙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卽故事也襄七年傳公族穆子有癘疾與此傳胥克有疒疾文正相同因假蠱爲之而杜遂以蠱惑說之誤矣漢書賈誼傳曰必爲錮疾字又作錮古書多假借不必本字也

卜臨於大宮

十二年

集解曰臨哭也

樾謹按臨卽弔臨之臨周官鬯人凡王弔臨鄭注曰以尊適卑曰臨其實臨亦上下通稱隱元年傳改葬惠公公弗臨是非必以尊臨卑乃爲臨也襄十二年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此蓋因道遠不能親臨其喪故或於城外或於廟中代之其後相承凡哭於廟者皆謂之臨矣此傳卜臨於大宮是也然其下曰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蓋國人皆至大宮而哭則謂之臨守陴者因各有所守不得至大宮則但謂之哭是哭與臨未始無別使到其文曰國人大哭守陴者皆臨卽于義不通矣

耆昧也

集解曰耆致也致討于昧

樾謹按致討于昧不可但曰致昧釋文耆音旨徐其宜反今以義求之當從徐音讀爲耆老之耆耆者養也此引詩遵養時晦而釋之昧字釋詩晦字則耆字釋詩養字可知矣耆得訓養者耆猶艾也爾雅釋詁曰耆艾長也是耆與艾同義又曰艾養也艾爲養則耆亦得爲養矣雖經典無徵然此傳以耆昧釋詩養晦卽其塙證也

御下兩馬

集解曰兩飾也

樾謹按兩之訓飾未聞其義釋文曰徐云或作兩於義更遠

阮氏校勘記曰北宋本葉鈔本盧文弨本作𠬪𠬪字從手雖若近之然其字實非古所有若左傳有𠬪字說文不應遺之玉篇所收廣矣而尙無𠬪字則其字後出可知也左傳原文止作兩字兩者兩兩排比之也一車有四馬兩馬在中曰服兩馬在邊曰驂詩曰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皆言其整齊也是時車右入壘而車在壘外留待之故御者下車排比其馬使兩驂兩服不至僂互不齊亦示閒暇之意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曰兩猶耦也然則兩馬者使服與服耦驂與驂耦也因服杜竝訓爲飾遂變其字從手又因古無𠬪字而以𠬪字爲之玉篇𠬪訓松脂於馬無涉也惠氏補正反以𠬪字爲正失之矣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集解曰族家兵

樾謹按族者部屬也其字從族從矢於所以指摩也矢所以自衛也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文二年傳以其屬馳秦師宣十七年傳請以其私屬屬皆族之假字族屬聲近古每通用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凡親屬字皆當作屬而今相承作族部族字皆當作族而今相承作屬說經者不達字之本義因失其解成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解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明是誤解族字劉光伯規之是也正義曲爲杜諱豈其然乎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集解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

樾謹按此二物實非所以治溼正義云云蓋已疑之梁簡文勸醫論曰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亦以杜氏所說出乎藥性之外也然則叔展隱語杜氏殆未之喻乎夫楚師是時始傳于蕭尙未知必克與否何以卽教以逃死之策揆之情理殊不可通叔展此問蓋先探其國中之虛實也神農本草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麥麴不載於本草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然則麥麴之功主

於消食芎藭之用主於去風食自內積喻內亂也風自外受
喻外患也問有麥麴者問消弭內亂之方也問有山鞠窮者
問祛除外患之術也乃二者俱無則蕭之君臣束手無策外
之強寇壓境內之姦民生心雖楚或未能卽克而蕭亦必將
自潰矣故又問曰河魚腹疾柰何杜氏誤解上文謂欲使逃
泥水中故解河魚腹疾曰無禦溼藥將病夫逃死之法亦多
矣無社之逃于智井亦偶然事叔展何爲必使之逃泥水中
因其不解又再三言之也哉今按僖十九年公羊傳曰其自
亡柰何魚爛而亡也何休解詁曰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
魚爛然則河魚腹疾亦是此義叔展旣知蕭之將潰因問蕭
潰之後將何以自免故曰河魚腹疾柰何無社因曰目於智

井而拯之乃始告以逃匿之處令其拯救也三問三荅杜氏全未喻其旨反謂無社不解古人有知必將笑之矣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

十七年

樾謹按若猶當也言吾當善逆彼以懷來者也若與如同義戰國策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左傳每以如字爲當然之當昭二十一年傳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解曰言若愛司馬則當亡走失國定五年傳曰不能如辭杜解曰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竝以如爲當之證此傳又以若爲之者如若一也不達古語卽不得其解矣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十八年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乃錯簡也本在上文夏公使如楚乞師

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甲戌楚子旅卒在邾人戍鄆
子于鄆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
舊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

成二年

集解曰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樾謹按須之言待也詩匏有苦葉篇卽須我友儀禮士昏禮
記某敢不敬須鄭君箋注竝曰須待也子不少須者子不少
待也詳其文義蓋未戰之前孫良夫欲戰旣敗之後又懼而
欲先歸故石成子以此言止之邲之戰隨武子殿其卒而退
故不敗杜解曰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石子初意亦欲孫子
以所將之卒爲殿故曰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覆

命及三子皆不對則知其莫肯爲殿矣故又曰子以眾退也
讀前後文文義自明杜解失之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集解曰匱乏也

樾謹按匱固訓乏然與畏晉竊盟之義不合廣雅釋訓讀欺
也疑卽匱盟之匱畏晉而竊與楚盟故爲欺也國語晉語曰
其言匱義與此同說詳國語

其惡易觀

六年

集解曰惡疾疾觀成也

樾謹按杜蓋讀觀爲構詩四月篇我日構禍毛傳曰觀成也
杜卽用其義耳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篇構我二人箋

曰構合也此傳觀字當從鄭義爲長又按杜解惡字爲疾痰於義未得下文曰有汾澮以流其惡杜曰惡垢穢然則此所謂惡亦垢穢也蓋謂郇瑕氏土薄水淺故其垢穢不流易於積聚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之也下文流其惡與此文其惡易觀正相對成義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十三年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

樾謹按此方論成子之不敬無取言中和之氣中者正也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誘注曰中正也儀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是古謂正爲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受天地之正以生也論衡命義篇曰正者稟五常之性也管子